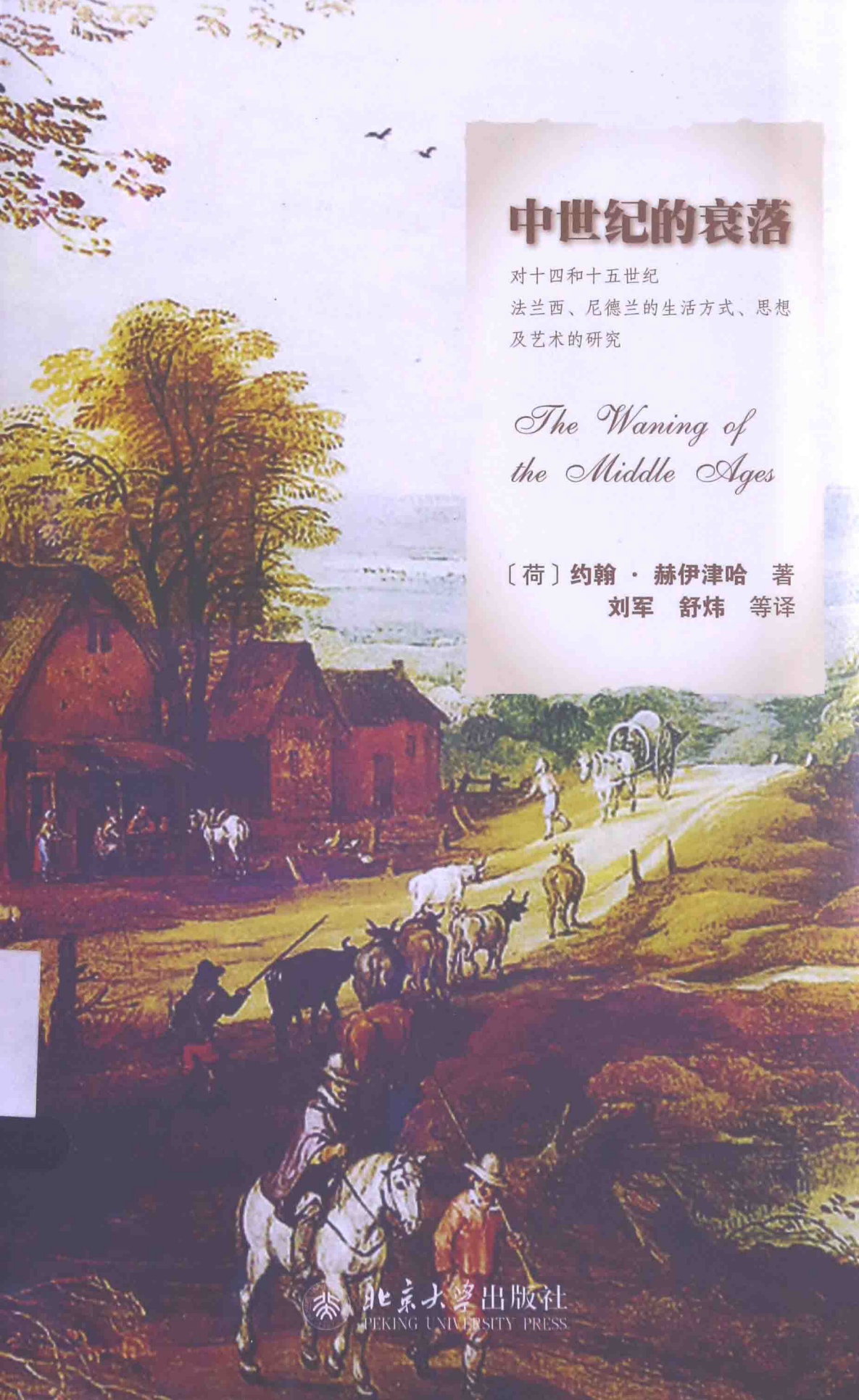




中世纪的衰落

对十四和十五世纪

法兰西、尼德兰的生活方式、思想
及艺术的研究

*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荷〕约翰·赫伊津哈 著
刘军 舒炜 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世纪的衰落

对十四和十五世纪

法兰西、尼德兰的生活方式、思想
及艺术的研究

*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荷〕约翰·赫伊津哈 著
刘军 舒炜 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世纪的衰落/(荷)赫伊津哈著;刘军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0

ISBN 978-7-301-24908-6

I. ①中… II. ①赫…②刘… III. ①文化史—研究—西欧—中世纪 IV. ①K5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9220 号

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a study of the forms of life, thought, and art in France and the Netherlands in the XIVth and XVth centuries. Translation of *Herfsttij der Middeleeuwen*. Johan Huizinga. Trans. by F. Hopman. Doubleday, 1924.

书 名:中世纪的衰落

著作责任者:[荷]约翰·赫伊津哈 著 刘军 舒炜 等译

责任编辑:刘军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4908-6/K·1065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jycb.org>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zyl@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0 印张 250 千字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本书为荷兰著名文化史学者
约翰·赫伊津哈的代表作，是欧
洲文化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本书详尽而细致地探讨了
十四、十五世纪法国和荷兰的生活
方式、思想倾向及文学艺术，通过
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宗教生活、爱
情、死亡恐惧等引人入胜的主题，
展示了欧洲中世纪文化的精神风
貌，揭示了欧洲文化自中世纪向文
艺复兴的演化历程。

约翰·赫伊津哈

(Johan Huizinga, 1872—1945)

荷兰著名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欧洲文化史大师。

赫伊津哈出生于荷兰格罗宁根；1891年入格罗宁根大学学习；1915年成为莱顿大学教授，1932年任校长；1942年被德国占领当局囚禁，1945年荷兰解放前夕病逝。

赫伊津哈精通印欧语文学、欧洲文化史、比较语言学和比较文化，著述丰厚。其代表作有《中世纪的衰落》《游戏的人》《伊拉斯谟传》《明天即将来临》等，其中多种是一再重版的经典之作。

英文版第一版前言

历史学家总是关注起源问题甚于关注没落与衰亡。不管研究哪个时期,他们总是在探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自希罗多德以来,甚至更早,他们关心的是家庭、民族、国家、社会方式和意识的产生。同样,在研究中世纪时,人们努力寻找现代文明的源泉,中世纪看来只不过是文艺复兴的前奏。

历史,就同自然界一样,诞生与衰落并存。一种过分成熟的文明的衰落是新文明诞生的标志。同样,在某些时期内,对新文明的追求也意味着该时期文明的衰落。

本书研究的是十四、十五世纪的历史,研究的是中世纪文明的结束阶段。作者正是本着上述观点,试图真正理解凡·艾克兄弟及其所处的时代,亦即试图从它与当时时代生活的联系中来理解。而现在已经证实,那个时代文明的种种形式中所共有的一点,就是它们均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更甚于它们与正孕育的未来的联系。因此,那个时代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不单对艺术家如此,对神学家、诗人、史学家、君王和政治家也是如此,都应被当做是对过去的完善与终结,而非新文化的前奏。

本英文版并不只是原著荷兰语版(第一版 1919 年,第二版 1921 年)的简单翻译,它是根据作者的思路,加以修正、删改及提炼后的精

华。参考书目均可在原版中找到,本书从略。

书中引文均采用法语。为避免过多篇幅,一些文章段落的引用均只给出译文。在最后几章中,由于要讨论原文的表述方式,其原文就显得重要了,也就给出了古法语诗文原文。^①

在此,作者谨向 J. R. 罗德爵士(Sir J. Rennell Rodd)致意,他好心促成了本版的印行;并向莱顿的 F. 霍普曼(F. Hopman)先生致谢,他将此书译成英文,耐心且细致,我们友好的合作主要有赖于他的努力。

赫伊津哈 1924 年 4 月于莱顿

① 古法语诗文原文在中译本中从略。——译者注。

目 录

英文版第一版前言	1
----------	---

第一章 暴烈的生活方式	1
第二章 悲观主义与崇高的生活理想	19
第三章 社会的等级观念	42
第四章 骑士制度的观念	52
第五章 英勇与爱情的梦想	61
第六章 骑士团与誓约	68
第七章 骑士观念的政治价值和军事价值	76
第八章 形式化的爱情	88
第九章 恋爱的惯常程式	99
第十章 田园生活的梦想	108
第十一章 死亡的幻象	117
第十二章 宗教思想的形象化	129
第十三章 宗教生活的种种类型	153
第十四章 宗教感受和宗教想象	164
第十五章 衰解中的象征主义	172
第十六章 现实主义的效用	184

中世纪的衰落

第十七章	逾越想象力之局限的宗教思想	190
第十八章	思想形态与实际生活	195
第十九章	艺术和生活	209
第二十章	美感	228
第二十一章	言辞表达和造型表达的比较之一	236
第二十二章	言辞表达和造型表达的比较之二	261
第二十三章	新形式的进展	279
索引		291
译后记		314

第一章

暴烈的生活方式

对生活在五百年前的人们来说,他们对一切事物的看法比我们要泾渭分明得多。痛苦与欢乐、患难与幸福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一切经历过的事情在他们心目中只意味着直接、绝对的快乐与痛苦。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活动都通过庄严堂皇的形式来表达,并形成严肃的仪式。这些仪式并不局限在生死婚嫁这些已经神化的人生大事,其他诸如旅行、任务、拜访等小事亦同样有着一整套完整的礼仪:祝福仪式、庆祝仪式及其他必需程序。 9

与现今相比,当时的灾难祸害招致着更大的痛苦。人们无法躲避灾难,寻得一片净土。疾病与健康的意义要深刻得多,人们往往经受不了冬天的严寒与漫漫长夜。荣誉与富贵同随处可见的悲惨景象构成强烈的对比,人们以极大的热情追逐着荣华富贵。现代的我们,几乎很难想象当时一件皮衣、一张好床、一杯酒都会令他们兴奋不已的情景。

那时,生命中的一切都是自豪炫耀或残酷的象征,麻风病人喋喋不休地走在仪式行进队伍前后,乞丐可怜地缩在教堂的角落里。每一级别、每一职衔、每一职业,均以服装加以区别。大领主们总是悬剑腰间,华服上挂满贵重饰品,令人一望油然而生敬畏与羡慕之感。处决犯人、沿街叫卖、婚嫁、葬礼,一切活动均伴随着喧嚣声、音乐声及隆重的仪式。小伙子穿着与情人同样颜色的衣服,好友们装饰着伙伴的标记,参加仪式者和仆佣都戴有主人的徽号。在过去,城镇与农村两者 10

差别十分明显。城镇周围以城墙环绕,并间夹以无数的角楼,形成一个独立的整体,不与农村相混杂。不过,无论贵族与商人的宅邸多么高大,多么气派,那些巍巍矗立的教堂,却总是主宰着当时的景观。

当时,安静与吵闹、明与暗的差别就像夏天与冬天一样,要比现在显著得多。现代的城市几乎不知道寂静与黑暗是何物,更不用说一盏孤灯及远处一声呼叫。

如前面所说,一切事物在他们看来是如此泾渭分明,并都被赋予隆重礼仪,这给他们每天的生活带来热情与兴奋,也带来了失望与欢乐、残酷与善意间的矛盾,这就是典型的中世纪生活的特点。

在繁忙生活的嘈杂声之上,有一个声音始终不绝于耳,将万物提升到秩序与宁静的境界,这就是钟声。这为人们所熟悉的钟声,像友好的精灵,每天伴着人们哀伤,伴着人们高兴,提醒人们注意危险,催促人们虔诚。人们仍能记住这些钟的名字:大陶壶、罗兰钟。每个人均熟识每种敲法的含义。无论敲得如何频繁,人们依然能直觉地理解钟声的意义。

11 在 1455 年瓦朗西安 (Valenciennes) 城内市民的一场著名的决斗中,钟声——夏特兰 (Chastellain) 说“这太难听了”——始终不绝于耳。当和平到来或选举新主教时,巴黎教堂及修道院的钟声更是从早到晚,敲个不停,真难想象这钟声对人们意味着什么。

频繁的游行,亦使虔诚的人们总感到兴奋。尤其在天时险恶的时候,游行可持续几星期不止。1412 年,为替国王祈求胜利,巴黎的人们天天游行,从五月一直游到七月,每天的仪式、团体均有所变化,每次走的是不同的路线,并捧着不同的圣物。巴黎市民称之为“历史上最隆重的游行”。人们或观或随,“虔诚地哭泣流泪”,上至议会要员,下至平民百姓,一律赤足游行。有些还带着火炬和小蜡烛。孩子们亦夹杂其中。乡下的穷人们及巴黎郊区的人们亦不辞遥远赶来,赤足游

行,尽管每天都下着倾盆大雨。

此外,还有王公的各种名目的什物,是为属于那个时代的艺术与奢华之资源而安排的。最后,可以说,最频繁且从未间断过的是行刑仪式。由行刑产生的残酷的兴奋及粗野的同情心构成人们精神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仪式很壮观,很有感情色彩。根据法律,人们采取极其残酷的刑罚来惩罚那些犯下重罪的人。在布鲁塞尔,曾有一个年轻的纵火杀人犯被绑在桩上,用链条紧紧地捆住,周围点上火把。临行刑前,犯人声泪俱下,感动得围观者悲恸不已。在1411年巴黎的勃艮第派的恐怖事件中,有一个名叫马塞尔·曼沙尔·杜·波伊的罪犯,人们要求行刑者根据习俗原谅他,他不但非常愿意接受,还要求行刑者拥抱他一下,“在场的人们无不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当犯人是**大领主**时,平民百姓们更乐于围观行刑仪式,因为他们从中可以获得一种正义的安慰,并领会到命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这些是在其他仪式(如布道)中所看不到的。地方官必须负责行刑仪式的每一道程序:将犯人带至绞刑架下,令犯人穿戴起表明其高贵身份的服装。国王的膳食总管**让·德·蒙太古(Jean de Montaigu)**,这个**让·桑斯·保尔(Jean sans Peur)**的牺牲品,被置于马车上,前面由两个鼓手开道。他身上穿戴着礼袍、头巾、斗篷、半红半白的紧身衣裤,还有金马刺,它们被扔在砍头之后吊起的尸体脚下。路易十一曾下令把拒绝议会席位的**奥达尔·德·布西(Oudart de Bussy)**的头挖出来用猩红头巾盖着,在**赫定(Hesdin)**集市示众,头巾上写着:“依照议会人士的方式”,还写有解释性的韵文。

除了游行、行刑之外,还有一些巡回传教士的布道仪式,他们的雄辩之辞震撼人心。现代人很难理解当时语言对那些无知之辈的巨大影响。1429年有一位方济各会修士**理查**在巴黎连续布道十天,每天从

五点开始,一直持续到十点或十一点,大多是在圣童罹难教堂的墓园举行。在第十天,当他宣布由于未获准继续布道,所以这次是他最后一次布道时,“听众中响起一阵又一阵的抽泣声,仿佛正在看着他们最好的朋友下葬一样,而他亦如此”。人们认为他可能星期天会在圣德尼教堂(**Saint Denis**)再讲一次,于是星期六晚上纷纷赶来,露宿街头,为的是占个好位置。

13 还有一位方济各会修士安托万·弗拉丁(**Antoine Fradin**),巴黎的行政官禁止他布道,因为他猛烈抨击当时的弊政。每日每夜均有一大群妇女带着土灰、石头,围在他歇宿的考得里尔(**Cordeliers**)修道院四周保护他。在著名的多明我会传教士樊尚·费尔(**Vincent Ferrer**)所经之处,平民、地方官、低级教士,甚至高级教士和主教们都高唱着歌欢迎他,并不断有人加入到随行队伍中。这些随行者一到晚上便围城游行,载歌载舞,狂欢不停。每个地方都专门派官员负责解决这些人的食宿。大群不同修会的教徒跟随着他,帮他做弥撒,接待忏悔的人。关于这位牧师的布道还有不少轶事。他布道的讲坛每次都要用围栏围起,以防那些想冲过来吻他的手与法衣的人压得太近。每次布道他总是站着,而听众每次也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泣不成声。当他讲到“最后的审判”、“地狱”、“耶稣受难”时,他和听众们挥泪如雨,只得暂停布道。那些做错事的人,当众葡萄在他脚下忏悔。有一天他布道时,看见两个被判死刑的犯人正要被带去行刑,他便要求推迟一下刑期,把这一男一女带到讲坛前,继续讲道,宣讲他们的罪行。布道结束后,发现两人站立的地方只剩下两具皮囊了,听众们更坚信是这位圣者的言辞毁灭了他们,同时又拯救了他们。

牧师奥利弗·麦拉尔(**Olivier Maillard**)有一次在奥尔良作了四旬斋布道后,收到一张索赔单,原因是他布道时有许多人爬到那间房子的屋顶上,房子被破坏得一塌糊涂,整整修了六十四天。

牧师们批评世人的奢侈放浪,认为它激起人们的盲目行动。早在萨沃那罗拉(**Savonarola**)开始焚烧佛罗伦萨的圣品而造成艺术品大量损坏之前,法国、意大利就已盛行破坏奢华娱乐物品之风。在一个著名的牧师号召下,人们纷纷拿出纸牌、骰子、饰品等,疯狂地烧毁。对罪恶的理解已变成这样一种形式,并成为一种固定的严肃的群体活动,不过这是与时代的发展趋势相一致的。

14

要想完全理解那个时期人们生活的话,就必须牢记这些极富感情色彩的公众活动。

集体哀悼仍是一种表达灾难的方法。在查理七世(**Charles VII**)的葬礼上,人们惊讶地看着那些达官显贵们,“身穿深色的丧服,令人不禁为之落泪。仪式笼罩着一种极度悲痛的气氛,人们泣不成声,到处都是阵阵的悲恸”。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披着黑色毡毯骑着马的六个见习骑士(**pages**),其中有一个据说已连续四天滴水未进,粒米未沾。“哦上帝,他们是多么伤心啊!只因为他们失去了国王。”

政治的严肃性有时也会导致伤心大恸。一次,法国大使在向好人菲利普(**Philip the Good**)发表长篇演说时,中间哭了好几次。还有如英法两国国王在阿德雷(**Ardres**)会晤时,在布鲁塞尔迎接皇太子时,在科英布拉的约翰(**John of Coimbre**)离开勃艮第时,围观者皆泪流满面。夏特兰曾描述过皇太子即后来的路易六世在布拉班特(**Brabant**)流亡时亦哭过多次。

毫无疑问,这些描述都有些夸张。如1435年在阿拉斯(**Arras**)的一次各国使节参加的和平大会上,夏隆(**Chalons**)的主教让·热尔曼(**Jean Germain**)竟能让听众们哭得捶天擂地,倒地抽泣不止。很明显,听众是不会哭到这种程度的,不过这种夸张是可以理解的,并且用得恰到好处。对十八世纪的感伤主义者(**Sentimentalist**)来说,眼泪是神圣、美好的。即使是现代人,一个漠不关心的观众在看公众游行时有

15

时也会莫名其妙地感动得想哭。而在一个充满宗教色彩的时代,这种场面就是很自然的了。

只要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足以说明中世纪的人们是多么易受刺激。这一点跟现代人完全不同。比如下象棋,这本是一个默不出声的游戏。但正如几个世纪前的《武功歌》中奥利弗·德·拉马歇(Olivier de la Marche)提及的,棋桌上常发生争吵:“总是失去耐心。”

研究中世纪的科学史家们总是首先寻找官方资料,那些资料除暴力与贪婪以外,很少涉及激情。他们还经常忽略了中世纪人与现代人生活情调的不同。官方资料有时并未描述这种特征,而当时的史学家们,虽然有时篡改事实,却总表现出这种中世纪特有的疯狂激情。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生活依然有一种神话色彩。那些御用史学家都是一些文化水准较高的人,他们观察并详尽记录着王侯们的行为,虽然有时会显得迂腐古板一些。夏特兰写过这么一段故事,在此引以为证。夏罗莱(Charolais)——年轻的伯爵,即后来的大胆查理(Charles the Bold),离开斯鲁伊斯(Sluis)抵达荷兰的戈库姆(Gorcum)时,得知他父亲老公爵停止提供他一切费用。于是他把手下召在一起,涕泪横飞地把自己的不幸遭遇讲给他们听,并说他依然爱戴一时心迷的父亲,现在他担心的是随从的未来。他让那些能自食其力的人跟他待在一起,等待好运的到来。那些无法自食其力的可以暂时离开他,等他好运来时再回来。他们依然能得到原有的一切,并会得到他的奖赏。话刚落定,“下面响起一阵抽泣声,众人齐声高喊:‘会的,我的主人。我们会与你同生死,共患难。’”。查理深深为此情景所感动,接受了他们的宣誓效忠,并说道:“那好吧,让我们一起渡过难关,迎接好运。”于是,很多贵族都奉献出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并说道:

“有人说我有一千,又有人说我有一万。没错,我有这么多,现在我拿出与你共享。”结果,查理他们就这样度过了困境。

很明显,这则故事有些夸张,有趣的是夏特兰是用史诗式的语言来描述这则传说。假如这是个受过教育的人的想象的话,那时皇族的生活对那些目不识丁的人来说是多么绚烂多彩,富有神秘气氛啊!

虽然当时政府的组织机构实际上采取了相当复杂的形式,但老百姓却把它想象成简单不变的样子。当时的政治观点来自《旧约全书》及谣曲传奇。国王们分属于各个类型,每个人对应着一个文学形象,要么是聪明智慧的王侯被奸臣蛊惑,要么是为家族复仇,或者是人们忠实于不走运的王侯。在人们看来政治问题只不过是冒险经历。好人菲利普深知如何运用人们能理解的政治语言。为了让荷兰人和佛莱芒人相信他能征服乌德勒支(Utrecht)主教,他在1456年海牙(Hague)的一次典礼上展示了价值三万银币的餐具。人们蜂拥而至,争相观看。他还展示了从里尔(Lille)带来的装在两个箱子里的二十万只金狮子。瞧,这是多么的巧妙,借集会娱乐来证明一个国家的财力。

我们经常可以从王侯的生活中找出些怪异荒诞的因素,这些都令我们不禁想起阿拉伯的神话《一千零一夜》。查理六世乔装打扮,与一位朋友同骑一匹马,看到他所钟爱的女人被追求者围困。好人菲利普,医生让他把胡子刮掉,他因而发一道命令,要求贵族们效仿,并授权彼埃尔·德·哈根巴哈(Pierre de Hagenbach)剃掉那些抗命者的胡须。皇族们在处理需要谨慎从事的事务时有时会莽撞,做些会危及生命的举动。爱德华三世处处炫耀他和威尔士王子的阔绰,为的是使西班牙商人感到自卑,以报复他们的海盗行为。好人菲利普仅为一时兴起,便中断一次重大政治活动,从鹿特丹涉险穿到斯鲁伊斯。又有一次,在与儿子争吵后,他大发雷霆,深夜一人离开布鲁塞尔,在森林里迷了路。骑士菲利普·波特(Philippe Pot)受命负责在他回来后设法

17

平息他的怒气,说了一句很有名的俏皮话:“你好,你好,我的国王,你在演亚瑟王呢,还是兰瑟洛特爵士?”

在十五世纪,王侯们经常就一些政治问题向那些狂热的布道者和大幻想家们咨询,他们在处理国家事务时往往带有宗教色彩,并随时可能做出一些出乎意料的决定。

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西欧各国冲突重重,国内政治不稳定。人们只好从有关皇家之事中寻找快乐和浪漫。英王理查德二世(Richard II)被废黜后,又被暗杀;几乎与此同时,他的表兄,罗马国王,基督教国家的最高统帅温泽尔(Wenzel),也遭废黜。在法国,国王盛怒,党派纷争。1407年,奥尔良的路易(Louis of Orleans)遭到骇人听闻的刺杀。随后是1419年的报复,让·桑斯·保尔在蒙特罗(Montereau)被刺杀。在无穷无尽的敌意和报复下,这两次刺杀给法国历史上留下整整一个世纪的黑暗。对当代人来说,人们根本无法理解为何不平息奥尔良与勃艮第之间的纠纷,无法理解仅由王侯间的仇恨便引起整个国家的不幸。这些历史事件是无法找到解释的,只能从个人争吵与感情因素来理解。

除了这些,他们还不断经受土耳其侵扰的危险。1396年,在尼克波利斯(Nicopolis),法国骑兵部队想经此一役拯救基督教国家,却全军覆没。另外,西部的大分裂已持续了二十五年之久,大大破坏了宗教的稳定,分裂了每块土地、每个社区。不久,就有人出来呼吁重建教会制度,其中一个顽固的阿拉贡人(Aragonese)卢纳的彼得(Peter of Luna),即本尼迪克十三世(Benedict XIII),法语俗称“le Pape de La Lune”(卢纳主教)。当一个无知之徒听到这名字时会怎么想呢?

有很多被逐的国王,如亚美尼亚(Armenia)国王、塞浦路斯(Cyprus)国王、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皇帝,丢掉了王冠和权杖,到处游荡,但仍抱负远大,仍过着在东部时令人炫目的生活。毫不奇怪,